

Transformation:
Emergence of the Self



变形： 自性的显现

【美】 喻 阳 译
默里·斯坦因 著

点金石译丛



**Transformation:
Emergence of the Self**

变形： 自性的显现

喻阳译

【美】
默里·斯坦因
著

丛 译 石 金 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1-168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形：自性的显现/ (美) 斯坦因著；喻阳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点金石译丛)

书名原文：Transformation

ISBN 7-5004-3620-3

I. 变… II. ①斯…②喻… III. 荣格, C.G.
(1875 ~ 1961)—精神分析—思想评论 IV. B84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167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2

字 数 144 千字

定 价 1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点金石译丛》编委会

主 编 申荷永

副 主 编 戴维·罗森 (David Rosen)

喻 阳

顾 问 托马斯·科施 (Thomas Kirsch)

默里·斯坦因 (Murray Stein)

许尚侠

编委会成员 (按姓名拼音顺序)

曹宏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高 岚 (华南师范大学)

龚 隽 (华南师范大学)

郭永玉 (华中师范大学)

刘 诚 (香港浸会大学)

刘翔平 (北京师范大学)

宋广文 (曲阜师范大学)

孙时进 (复旦大学)

斯丹·马兰 (Stan Marlen, 美国费城荣格研究院)

万 玮 (瑞士苏黎世荣格研究院)

约翰·比贝 (John Beebe, 美国旧金山荣格研究院)

杨广学 (烟台师范大学)

杨韶刚 (南京师范大学)

张粹然 (成都大学)

郑福明 (华南师范大学)



总 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点金石译丛》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译丛缘起于 1998 年 12 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译丛所选作品的部分原作者,以及大部分译者,当时会聚在一起,研讨与感受了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深远意义,酝酿了翻译出版这套译丛的最初思路。

对于这套译丛的名称,我们想与读者做这样一些交流。“点金石”往往使人们联想起“炼金术”或“哲人石”,事实上,这也正是荣格心理分析的核心问题所在。在象征的意义上发挥那种“点石成金”的神奇作用,也正是心理分析的关键。其中所寓意的是那种精神或心理的转化与超越性力量。但是,当我们用“点金石”作为本译丛名称的时候,并非要去强化传统的“点金石”说法中的神话意涵,而是想赋予其某种朴素的意义。在我们所选择的“点金石”名称的背后,还有一些关于普通“石头”的故事。

荣格有着深深的“石头情结”,他的心理分析也与“石

头”有着不解的渊源。在其自传《回忆、梦与思考》中，曾有这样一种对自己童年经验的描述：坐在石头上，幻想着与石头的互换。这极为类似庄周梦蝶的“物化”体验。荣格深信，这石头与他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甚至把石头作为他“第二人格”的象征。这“石头情结”伴随着他的一生。荣格留在波林根的石刻，就像波林根一样著名，尤其是那“三面刻石”，几乎就是荣格心理分析的象征。

因此，在荣格的眼中，“点金石”不仅仅是神奇的石头，也是普通的石头，其中蕴示着生活的意义。荣格的秘书贾菲（Aniela Jaffe）在所撰写的《意义的神话》一书中，试图向世人解释荣格以及荣格心理学对于生活意义的意义。我很清晰地记得其“前言”中有这么一句话：贾菲说荣格“惟有当他作为‘试金石’（touch-stone）来接触心灵真理的时候，他的生活才充满意义”。我们也想把这种意义上的“试金石”，融入我们的《点金石译丛》名称之中。

这是一套以翻译荣格分析心理学专著为主的系列译丛。《诗经》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也正是我们付诸《点金石译丛》翻译出版工作的心愿；《诗经》中曾描述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意境，这也是我们想付诸《点金石译丛》翻译与出版的气氛；《老子》曾留给我们“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的教诲，这也是我们想付诸《点金石译丛》翻译出版工作的内容。

“点金石”译丛的原作者，均是饮誉国际分析心理学领域的专家。由于组织本译丛翻译工作的缘故，我曾与他们多有个人接触。他们曾一致让我代为表达对其著作能够



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敬意与感谢。这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敬仰，也是对于中文版读者的谢意。

参加本译丛翻译的诸位学者，都有着深厚的心理学知识基础。在他们的翻译工作中，也注入了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与努力。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几任主席：托马斯·科施（Thomas Kirsch）、维罗纳·卡斯特（Verena Kast）和鲁格·肇嘉（Lugi Zoja），都对本译丛的计划与组织提供了热情的帮助。美国得州 A&M 大学首席荣格教授戴维·罗森（David Rosen），美国旧金山荣格研究院院长约翰·比贝（John Beebe），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现任主席默里·斯坦因（Murray Stein），更是对这套译丛的组织翻译与版权等提供了具体而有力的支持。谨以译丛的出版，向他们表达敬意与感激。

申荷永

2002 年 3 月

于瑞士苏黎世荣格心理分析研究院

*Wandelt sich rasch auch die Welt
wie Wolkengestalten,
alles Vollendete fällt
heim zum Uralten.*

纵使这世界
如云形倏忽变换，
所有完满之物
终将复归太古。

里尔克，《致俄耳甫斯十四行》，第一部分，第19首



前言

变形：内心的赞歌，方舟前的舞蹈，
在正在长熟的藤蔓上的喧闹和炫耀。

——赖纳·玛利亚·里尔克

默里·斯坦因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像荣格的著作一样，能帮助我们改善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地球村。变形——一个亲近我心灵的主题——乃个体化(individuation)和自我实现的方式。^[1]里尔克把它表达得十分简单：“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荣格着重强调了它的神圣性质：“在心灵中存在变形的精神过程。”^[2]

像荣格所做的那样，斯坦因用蝴蝶（由一位女性在一个“大”梦中提供给他的）来象征变形。在这位女性的梦中，毛毛虫的形变(the metamorphosis)得到了被一个聪明的老人放进黑暗的茧房的两条蛇的佐助。这位女性的梦在

第1章中得到了展示。这个做梦的人知道她就是那毛毛虫, 在表现为一只蝴蝶后, 她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女人, 再生为她的“真我”(“true self”)。

威廉·詹姆斯强调, 由毛毛虫变形为蝴蝶所如此准确地示演的一个突然发生的变形, 并非它看上去所是的那样的“奇迹”, 而是“一个自然过程”。^[3]詹姆斯还写及为达幸福必须“二次诞生”(“twice-born”)的“病倦的魂灵”(“sick souls”)。^[4]“假我”(“false self”)必须死去, 必须脱胎换骨, 以便朝一个人从属于自性(secondary to the Self)[或“最高的存在”(Supreme Being)]的“真我”的精神变化得以实现。斯坦因把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形象, 或“心象”(“imago”), 描述为该人必须得到贯彻落实的独一无二的神话形式。他的可信主张即是, 这一最具有意义的变形是后半生的任务。斯坦因的书全都与这一自然变形过程有关。那位女性的蝴蝶梦体现出示意变形艺术的魔力。从象征意义上看, 炼铅为金之举意示着引领一个人的哲人石和真正生命的死亡—再生过程(the death-rebirth process), 如荣格在他“在石头中再生”(“reborn in stone”)的波林根所体验到的那样。

在第1章中, 斯坦因概括论述了变形是怎样发生和开展的。赖纳·玛利亚·里尔克被他用做通过艺术创新实现变形和恢复心灵健康的例子。里尔克最伟大的作品《杜伊诺哀歌》, 是对演化进程地地道道的真实叙写。斯坦因还生动地记述了在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荣格发生的改观。

在第2章中, 他提供了一个变形的例子, 注意力集中



在了小威廉·梅隆发生的形变上。中年时，梅隆经受了一个变形过程，放弃了他消极突出的自我形象和个性身份、“假我”和“病倦的魂灵”，变成了一个医生和海地苦于贫穷的疾病的治理者。他用阿尔伯特·史怀泽的名字命名他的诊所。阿尔伯特·史怀泽是能起变形作用的人物，他催化了梅隆哲人石的演变和实现。

在第3章中，斯坦因心所关注的是在治疗和变形中关系的作用。他着重强调了医患关系(doctor - patient relationship)的治疗力量。斯坦因意味深长地审视了荣格式的移情心理学。“哲学家的玫瑰园”(the Rosarium Philosophorum)中的炼金术图片为荣格式的移情心理学做了很好的例证。斯坦因通章意味深长地评述了婚姻及其内外的具体表现。

第4章展示了变形的三个典型：伦勃朗、毕加索和荣格。与行文相伴，该章列示了多幅图像。这些极具创造力的人都投身进了康复他们的灵魂和带给我们对变形的基本性质所需的了悟，斯坦因让这变得非常清楚。伦勃朗漫长的漂泊历程是进步中的神圣自性(divine - self)的一幅动人景象。斯坦因对毕加索的论述较之荣格关于毕加索颇为否定的论说似乎更为精准。^[5]事实上，斯坦因把毕加索展示成了我们世纪的一幅肖像，这幅肖像为我们镜鉴了百年世界之战，表现了我们当此千年结束之际对意义的焦虑与寻索。斯坦因用波林根石头上荣格令人敬畏的自画像结束了这本重要的书的第4章。

我们能够各自和集体发生改变，以便下一个千年可以是和平的，让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得以在一个安定和相互依赖的地球村中实现我们作为人类家庭中之一员的潜能吗？

在他的跋中，斯坦因强调“用整个村子去养育一个孩子”。他引证了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说她所言“是在旷野中呼告的声音”。然后他提议我们投身于我们自己的变形过程。全部变形都开始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这是真的。请回想下面的古谚：仁慈先从亲属始。如马丁·布伯所讲：“在久无意义的东西中有意义。一切均依靠内在的变化；当这发生之时，当且仅当那时，这世界即生改变。”^[6]

戴维·H. 罗森

于得克萨斯学院

注释：

[1] 戴维·罗森：《起变形作用的抑郁症：通过创造医治心灵》（纽约：企鹅，1996年版）。

[2] 《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载《荣格作品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卷，第357页]的《心灵的结构和动力》。

[3] W. 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对人性的研究》（纽约：格林朗曼出版公司1912年版），第228—230页。

[4] 同上书，第166页。

[5] 《毕加索》，载《荣格作品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5卷，第135—141页]中的《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

[6] M. 布伯：《善与恶》（纽约：查理斯·斯克瑞布奈尔之子出版社1953年版），第5页。



鸣 谢

本书的种子播植于我与维罗纳·卡斯特一道散步时一场不经意的交谈中。这些种子想必落到了肥沃的土壤上，因为直到我得到机会出席 1997 年卡罗琳和欧内斯特·费伊讲座为止，它们不停地在我心中生长。到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变形将是我演讲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是我约十五年前出版的较早著作《中年生活》(*In Midlife*)的扩展。它也为我更近的著作《践行完整》(*Practicing Wholeness*)提供了理论基础。当在芝加哥荣格学院(the Jung Institute of Chicago)任教、在墨西哥城及苏黎世讲演和在北卡罗来纳参加“旅入完整”的聚会(“Journey into Wholeness” gatherings)时，我享受到了充足的机会去讨论在后面的篇幅中出现的许多观点。

帮助我系统表述本书所含观点和意象而使我受惠之人如此之多，以致我恐怕不能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贡献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无意和间接做出的。在与里尔克有关的问题上，我要特别感谢露丝·伊尔格在德语

文本上的帮助，特别感谢戴尔·库什纳使我得以瞥见一个诗人的内心生活，特别感谢戴维·奥斯瓦尔德有用的评点和置疑，特别感谢乔西普·帕西克对“纯然的观察所得”（“pure observation”）的洞察力。我研究荣格多年，觉得有一大群朋友、同事和老师需要感谢，他们帮助我获得了对他的大量作品某种程度的了解；他们中有约翰·比贝、希尔德·宾斯万格、迈克尔·福特海姆、玛丽·路易斯·冯·弗朗兹、阿道尔夫·古根布尔-克莱格、芭芭拉·汉娜、约瑟夫·亨德森、詹姆斯·希尔曼、马利奥·雅可比、汤姆·科施、里查德·波普、李·洛罗夫、安德鲁·萨缪尔斯、纳桑·斯瓦茨-萨朗特、琼·辛格尔和阿尔温特·瓦萨瓦纳。为获得心理学的洞察而研究画家们的生活和自画像，对这一鼓舞和启发，我要特别感谢拉菲尔·洛佩兹-彼德拉查、克里斯蒂安·盖拉德和詹姆斯·维利。对仔细阅读初稿的简·马兰，我要感谢她不断的鼓励和友好的批评。对就变形问题进行的长时间生动而愉快的交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弗罗·威德曼。贝利·密尔顿准确细致的打印工作应予称赞。自然，缪斯也必须得到高度尊敬。

我想谨以此书本身献给我的妻子简，我与她一道经历和见证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积极进行的变形过程；献给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他正处于脱胎换骨之中；献给我的女儿萨拉，“一条现在正在茁壮成长的毛毛虫”。

我深深感谢戴维·罗森和卡罗琳·费伊邀请我出席这些讲座。自我教学和分析实践之初，卡罗琳·费伊一直就是热情与鼓励之源。她在这几十年中对分析心理学不懈的



贡献一直是对许多人的鼓舞，她的生活与工作突出见证了荣格生前所做的贡献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瑞士湖山的限制。戴维·罗森是学院完美的主持人，在得克萨斯 A&M 大学美丽的校园到处伴护着我，把我介绍给他的学生和同事，慷慨无怨地提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在编辑方面的建议对改进写就的文本帮助巨大。A&M 大学的听众表现出了无以复加的敏悟和宽厚。



身 言

1912年4月14日，豪华班船“泰坦尼克号”在她横渡北大西洋的初次航程中沉没，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开始。也是在1912年，就像世界不知不觉迈向了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深渊一样，“变形”这一词语强有力地进入了欧洲人的意识，一个对事物天启般的召唤出现。它在德语词汇中表达为 Wandlung 和 Verwandlung。

1912年，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完成了他的著作 *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照字义译是《里比多的变形与象征》，但在1916年译作英文时，被译成了《无意识心理学》）。这本书描述了人类心理的变形本性，宣示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使他因此而走上了自己的个人变形之路，通过这条路分析心理学将得以创立。变形是一个让他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从前的老师和领路人发生冲突的概念。

同一年，赖纳·玛利亚·里尔克在风中听到了一行

诗，这引发他写出了他最重要的诗歌作品《杜伊诺哀歌》，一部十行为一段的诗作。这部诗作把变形当作人的基本任务，当作人类最重要、最神圣的职责。它是一部关于终结与新的开端之诗。

还有弗朗茨·卡夫卡，在 1912 年年末短暂的几周内，写出了他关于变形的有名小说“*Die Verwandlung*”（《变形记》），一个关于退化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人被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昆虫。

尽管他们中无一人是德国公民，这三位人物全都是用德语讲话和写作的人；一位是天才的心理学家，两位是卓越的艺术家的（他们两位都英年早逝）。一位是新教徒，一位是天主教徒，一位是犹太教徒；他们三位全都天资聪颖，在心理上对脆弱点都很敏感。三人弹奏了将在随后几十年轰响的共同心弦：变形的主旋律。卡夫卡和里尔克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死去；荣格则会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所活岁月长到足以细细思考它的毁灭性破坏，并在他的生活后期创作一部关于完整（wholeness）的充满巨大想像力的作品：《神秘结合》（*Mysterium Coniunctionis*）。今天我们可以看明白，他们三人都是非有意的预言家，共同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受的世纪命定了另外一个名字：变形的时代（the Age of Transformation）。

20 世纪一直受控于全球性的变形。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乱清除了许多遍及世界——西欧、美洲、俄罗斯、亚洲、非洲——的传统文化中最受珍视和最为人熟悉的特性——就像两次世界大战、爆炸性的种种技术和彼